

城市微更新背景下社区治理研究进展及实践模式探索

Research Progress and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Model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Context of Urban Micro-renewal

刘悦来
崔灵楠
谢宛芸
王奕辰
王嘉颖

LIU Yuelai
CUI Lingnan
XIE Wanyun
WANG Yichen
WANG Jiaying

摘要: 基于微更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研究是当下风景园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利用CiteSpace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和文献分析, 审视和总结在空间更新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演进过程, 研究涵盖了空间更新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概念界定、历程进展及研究热点分析。在实践领域, 以笔者团队直接进行的代表性案例来探讨以社区花园为载体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和治理模式, 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机制的改变和对社会发育的影响。认为风景园林学科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强调以立足自然空间生发的参与式社区规划为实践载体开展共建共治, 未来研究与实践的关键领域是在地组织培育、社区治理数字化及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搭建等。

关键词: 风景园林; 城市微更新; 社区治理; 社区花园; 参与式社区规划

文章编号: 1000-6664(2024)03-0006-09

DOI: 10.19775/j.cla.2024.03.0006

中图分类号: TU 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3-11-27

修回日期: 2024-01-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微更新中居民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研究”(编号22BSH039)资助

Abstract: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based on micro-renewal is an important fiel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present. In response to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evailing trends, it becomes essential to initiate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utilizes CiteSpace for visualized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s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processe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encompasses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research focal points. In the realm of practice, through representative cases conducted directly by the author's team, the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model using community gardens as a carrier is explored, as well as how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re changed and the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occur.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mphasizes the use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based on natural space as a practical carrier to carry out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The key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e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organizations, the digitaliz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awareness formation mechanism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micro-renewal;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garden;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当前, 城市更新的发展重心从大规模空间改造逐步过渡到城市微更新与社区营造。社区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单元,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逐步下移, 社区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1]。风景园林学科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 也关注社会空间中人与人关系的建构, 与人类社会作为多元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价值不谋而合。因此, 风景园林学科实践更容易建立与公众日常生活空间的直接连接。社区治理是基于日常生活利益相关者的集体选择过程, 是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通过互动、合作、协同, 实现社区治理耦合同步与社区自治的过程^[2]。由此, 在关注城市微更新的发展背景下, 本研究从风景园林

学科角度切入研究社区治理, 通过对研究进程和实践模式的回溯, 从空间维度探究行之有效的社区治理新途径。

1 城市微更新视角下的社区治理研究与实践进程

中国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更新阶段, 城市更新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转向精细化治理导向下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多元参与模式。微更新核心在于强调以人为本的空间重构与社区激活, 空间与社会治理的融合研究实践成为必然^[3]。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社区治理的概念, 标志着基层社会治理从管理向治理、由行政管控向服务提供转变^[2]。

社区是国家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场域, 以社区花园为代表的微更新行动以其独特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成为连接“城市更新”及“社区治理”的实践载体^[4]。其特点是在不改变现有用地性质的前提下, 以贴近日常生活的自然生发力量助推社区公众参与, 实现社区营造^[5]。

城市微更新视角下的社区治理研究实践以空间与社会的融合为导向, 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实践载体, 以公众参与为最佳抓手, 从以社区花园为代表的单点空间更新到社区规划再到社区治理, 探索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的突破, 对城市公共空间高质量发展及社区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有着深远意义。

本研究的国内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国外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WOS),时间跨度为2002—2022年。以“社区治理”“社区管理”为关键词进行中文检索,获取CNKI有效文献2 106篇,作为“社区治理”文献研究和知识图谱分析的数据集。以“space governance”“community governance”“community management”为英文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取WOS有效文献1 888篇,作为“空间领域社区治理”文献研究和知识图谱分析的国外研究数据集。以“空间治理”“社区治理”“社区管理”为中文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取CNKI有效文献188篇,作为国内数据集。运用CiteSpace对数据集内文献数据开展分析与可视化研究。

1.1 空间更新背景下的社区治理研究历程演进

1.1.1 社区治理领域研究历程

中国社区治理研究与行政体制改革紧密相关^[6-7]。在实践模式上,2002—2012年属于社区管理阶段,实施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由政府主导,但已有研究开始呼吁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职能的转变^[8-9]。2013—2015年^[10],国家提出社会治理改革,将重点由管理转向治理,我国社区实践开始从宏观层面关注探索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合作治理机制^[11-15]。2016年后,城市社会治理改革重点下沉至社区层级,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提升社区决策科学水平和强化治理监督评估提供策略^[16-18];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多元力量广泛共同参与社区治理^[15],不同地区出现了互强共生和政社合作共治模式等具有差异性的治理模式实践^[19-20]。

社区治理领域(图1)研究逻辑多遵循“制度-组织-个人”的互动框架^[19, 21](表1)。研究趋势上,2020年后智慧社区领域的研究逐渐体系化^[24],2021年后开始更多关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博弈与共生,实践层面公众社会性和主体性显著提升^[14],但不同学者对该阶段社会治理发展的定义存在差异^[20, 22-23]。本研究认为,未来社区治理将趋向对多元主体、互动过程和扁平化结构的研究,培育社会力量、建立共治平台,完善国家行政与社区自治的衔接,进一步赋能赋权。

1.1.2 空间治理领域研究历程

社会治理的空间转向凸显城市空间的价值。国外对空间结合治理的研究开展较早,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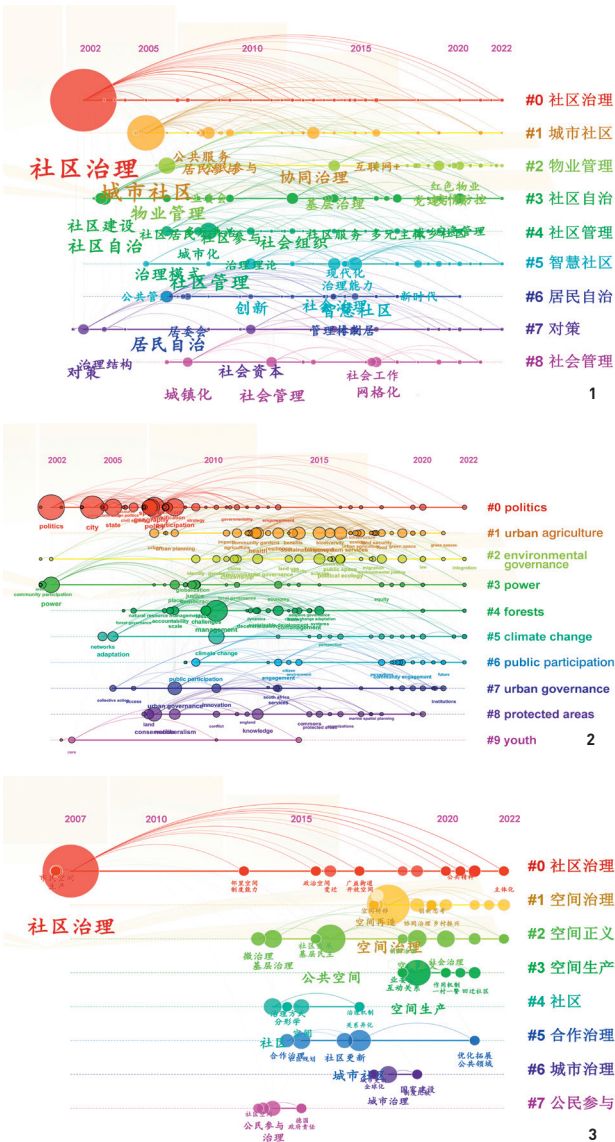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治理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Fig. 1 Co-occurrence time zone mapping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图2 国外空间领域社区治理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Fig. 2 Co-occurrence time zone mapping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in foreign spatial research field
图3 国内空间领域社区治理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Fig. 3 Co-occurrence time zone mapping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in domestic spatial research field

2007年为高速发展阶段(图2)。早期主要关注空间治理的政策和权力关系,2007—2009年生态领域对公众参与的探讨极大拓展了空间治理的研究范围,呈现“城市”与“生态保护地”空间治理并行的发展趋势,2020年“社区参与”成为公众参与研究聚类下的核心议题。

我国空间治理研究发展则紧扣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偏重宏观视角^[25],2016年进入繁荣阶段(图3)。但空间治理研究相对社会治理领域起步较晚,缺乏完善的机制层面探讨。研究对象上,多将空间定义为被动资源而非城市治理的有效途径^[20],且社区尺度研究较少^[5, 26],理论与实证结合亦较少。

1.2 空间更新背景下的社区治理研究热点分析

空间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与社区治理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一致,2021年左右再次出现关

注热潮(图4),社区成为衔接空间与治理实践的关键场景^[27],社区空间更新被视为预防空间衰败的重要举措,以及社区治理的根本途径之一^[28]。国外空间治理在“社区参与”“合作型学习”等方面的研究积累为我国公共空间的公众参与发展提供了参考^[29-31],但对社区花园的关注主要在都市农业的范畴下,因而对公众参与研究更多聚焦生态环境议题(表2),与我国更多在社会范畴开展讨论的特征存在差异(表3):国内社区维度下的空间治理研究更多关注公共空间特征,聚焦城市更新的空间资源分配^[25, 32-35],关注空间公平正义^[36-37],从不同的空间要素和人群维度提出对策^[38-41]。

国内实证研究在2016年左右开始大量涌现^[43-46],着重关注空间生产中容易产生摩擦的各主体关系^[47-48],提出治理结构和方式优化策

略，如通过权益分配实现空间利益共同体、多元主体共治等^[49-55]。还有研究基于试点探讨现有社区治理制度的完善途径，如社区规划师保障体系^[27, 56-57]、“15分钟生活圈”的资源统筹、数字技术支持的城市动态更新与社区规划机制等^[31]。社区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共同呈现跨学科和跨领域的融合发展趋势。

2 空间更新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探索

在过去20年中，我国社区发展从建设逐步走向结合组织、机制与平台构建的城市微更新^[2, 58-60]。以空间视角看待社区空间治理，当下问题聚焦于：缺少主体间的协同方法及相关组织、平台的运营机制构建；基层有责无权、专业不足，有待进一步赋能赋权；缺乏横向统筹，亟须引入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本等外部资源提升共治活力^[61]。

针对上述问题，全国各地出台地方试点政策，推行参与式社区规划、社区治理专项行动，主要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地，可以概括为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两大实践类型。物理空间的社区治理以社区微更新和基础性的整治为主，代表性的实践类型有：1)以社区花园为主的室外点状公共空间微更新项目，如上海杨浦创智农园^[64]、北京老城区微花园^[63]；2)社区中心、邻里中心等室内公共空间的活化，如上海长宁新华社区营造中心^[54]；3)条带状的街区空间规划改造，如上海东明路街道灵岩南路更新、上海杨浦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等。社会空间层面主要探索空间更新与社区治理衔接的制度依据和保障，代表性的社会治理路径有：1)自上而下统筹治理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2)自下而上充分发挥居民自组织更新能力；3)政府、市场、社会组织 and 居民统筹协调形成共治枢纽型组织等^[62]。

研究认为城市微更新与社区治理中暴露的公地悲剧等调节手段失灵困境凸显出社会共治角色的缺位和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如何提升公共空间品质、调动社区民众共同参与微更新全过程，并借此形成社区共同体成为当下城市更新与风景园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65]。团队实践立足社区花园，凭借空间自然要素、日常生活的强链接性及参与的低门槛优势，引导居民将对生活的关注和思考重新聚焦于身边的公共空间。研究认为以社区花园为起点、公众参与为抓手的“单点微更新-社区规划-社区治理”参与式社区治理模式或可成为社区空间治理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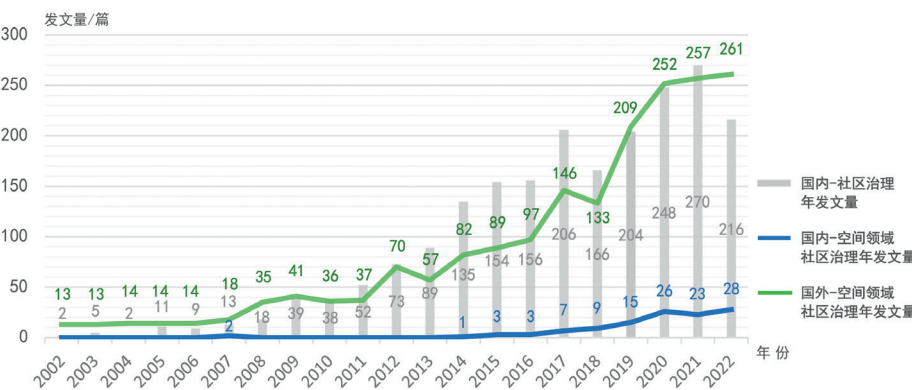


图4 国内外空间社会治理领域发文量变化趋势
Fig. 4 Trends in the quant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rticle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spatial research field

境的“突破点”。

2.1 空间治理家门口的起点：以社区花园培育参与与认知

创智农园(以下简称“农园”)作为上海第一个位于开放街区中的枢纽型社区花园，处在商、住不同性质土地交界地带，以单点公共空间更新

权，激励各方力量的能动性，引导公众在参与中收获共建共享价值认同。农园作为起点撬动系列空间微更新与社区规划，价值超越了营建花园本身，包含社会空间管理的突破、物质空间边界的突破，乃至精神层面认知的突破。管理的突破源自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的“松弛”合作。农园设计统筹土地权属、

表1 社区治理关键词共被引聚类汇总分析
Tab. 1 Co-citation clustering analysi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类别	聚类名称	S值	主要关键词
范围	城市社区	0.692	城市社区；社区；协同治理；居民参与；政府
主体	物业管理	0.767	物业管理；党建引领；疫情防控；基层治理；红色物业
	社区管理	0.700	社区管理；治理模式；城市化；公共服务；社区治理
范畴	对策	0.839	对策；问题；社会资本；治理结构；治理体系；现代化
策略	居民自治	0.793	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社区居民；社区治理
机制	社会管理	0.734	社会管理；城镇化；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回迁社区
趋势	智慧社区	0.765	智慧社区；创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

注：“S值”为聚类平均轮廓系数(Silhouette)的简称，一般S>0.5可以判定聚类合理，S值越高，聚类效果越好。

表2 国外空间领域社区治理关键词共被引聚类汇总分析
Tab. 2 Co-citation clustering analysi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in foreign spatial research field

类别	聚类名称	S值	主要关键词
范围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0.731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justice; governance; biofuel; Asia
	urban agriculture	0.617	urban agriculture; ecosystem services; biodiversity; community gardens; green infrastructure
	urban governance	0.521	urban governance; collective action; coral reef; intermediaries; neoliberalism
主体	forests	0.768	forests; forest governance; management; urban management; decision space
	public participation	0.755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engagement; cultural heritage; collective learning; indigenous planning
范畴	politics	0.794	politics; space; city; neoliberalism; governance
	power	0.662	power; wind energ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pitalism; local governance
策略	social innovation	0.813	social innovation; protected area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nader; environmentality
趋势	climate change	0.610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vulnerability; risk; community resilience

营建过程、管理运营的众多利益相关者：政府层面为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区级、街道级相关部门；企业层面为创智天地园区和周边的居民，彼此对改造意见不一。团队所在社会组织联动利益相关者，依靠培养共识、传递信任，最终促使共同参与、共建共治的社会-空间实验的达成^[66]，撬动社会和空间资源以开放的形式流向公众。

边界的突破意味着农园空间辐射范围的扩大，也代表着居民自治能力的增长。2016—2018年，睦邻门经历了“彩绘农园围墙，表达社会融合愿望”到取得多方支持“顺利开门”和“完成优化更新”的历程。2023年，创智农园共建社建立(2020年以来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自治自管实验)。同时，由物业经理发动，居民群体为主共建的“睦邻门人人小花园”落地。睦邻门是创智农园微更新带动社区空间治理案例与公众自下而上撬动社会资源的成果(图5)。

农园汇聚的公共信任与价值也在不断生长，将单点经验逐步运用在化解广域范围内空间与社会矛盾、辐射至周边片区公共空间的系列微更新。2023年，创智片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示范共享街区，以社区居民生活的精细化需求为导向，以广泛的公众参与为基础，走向社区共治。

2.2 从社区花园到社区规划：参与式社区规划共建路径探索

创智农园的实践充分发挥公众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实现空间治理全过程并重，也为单点微更新转向系统化的社区规划打下基础，可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1)政社合作下的参与路径探索与机制搭建。参与式社区治理实践层面的深入可持续依赖制度建设的保障^[1]。2018年上海杨浦区出台“杨浦区社区规划师制度”，与高校联合聘请多名同济大学专家为社区规划师开展在地力量培育工作^[57]，团队参与建设完成30个社区微更新项目点，先后发起先锋种子计划、创智社区规划共创小组、在地市民社区规划师实验，探索促进社区规划师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2)校社合作作为参与式社区规划引入专业力量，同时在创新教育模式下推动理论与实践并行。首先，高校师生作为持续的研究力量，能以科研成果助力空间更新与社会治理的开展；其次，专业学生作为具有较高可塑性的人才，团队

自2017年开始通过组织高校联合社会的“共治的景观”工作坊实践课程，为社会输送具备空间治理基础能力的社区规划力量，逐步推动探索基层共治多元参与机制发展的创新途径^[67]。

3)参与式社区规划的系列社区规划师培训。公共空间复杂的权责关系与诉求还需要更多专业人士与团队从中推动共治，2018年伴随杨浦区社区规划师制度，团队开展专项社区规划师培训工作坊，通过理论培训与项目实践结合的形式培育社区在地自治力量，组建起在地社区规划小组，向上衔接社区规划师制度，同时串联校、企、政、社多方联动机制，成为社区规划师深层带动更新治理的先锋实践。

4)构建更广域的公众参与自主行动网络。团队以社区花园为载体开展参与式社区微更新微治理实践至今，共在上海市12个区实现超过260个公众参与共建的社区花园，共建成1 200多个由团队培力赋能、市民自主设计营造维护的迷你社区花园。同时，全国性的公众参与自主行动网络源自团队联合全国五大联盟、20余家机构开展的团园行动^[68]，鼓励居民自发主动地改善自己家门口的公共空间。行动充分链接全国相关资源力量，构建在地社群网络，通过公众自下而上撬动与横向联结促成广域系统中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探索长效普惠的空间更新与治理机制。

2.3 从社区规划到社区治理：网络化实践下的社区共同体再塑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共同体”成为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成为开展参与式社区规划与社区治理的目标，但缺乏相应的实践载体和运行机制探索^[1]。由此，笔者团队在上海市多个街镇开展持续研究与实践，其中以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开展的“以社区共同体再塑造”为主线的行动最具代表性^[1]，具体举措如下(图6)。

1)系统规划与组织化探索。在社区花园网络

化发展的基础上，东明实践推动街镇层面参与式社区规划系统化、组织化建设：在社区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改造过程中，整合风景园林、规划、建筑等领域的专业力量和社区居民、居村委会、社会组织等共治力量协商协同、资源整合。2021年，属地居民组建注册的社区规划与营造支持中心和街区发展中心成立，2个社会组织覆盖住区、街区空间要素，以组织化制度化凝聚社区共创力量，成为东明实践中参与式社区规划与社区更新融合社会治理的标志。

2)多层次、全过程公众参与。除组织制度建设外，东明实践还展开了在地工作、重大节事、广域网络的全方位孵化培育，促进社区空间更新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1)在地工作：社区规划师培育。街道不止践行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同时组建“1+1+N”社区规划师在地化队伍，促进社区居民与社区外部的支持力量结合，借助“一图三会”制度整合落实参与式更新治理提案，同时对街道和社区相关干部开展共治培训和队伍建设，努力推动参与式社区规划在基层政府取得广泛共识，更好地支持实践落地。经过5年发展完善，目前已在上海全域多个区级、街道级合作点位开展社区规划赋能实践，扩展出青年规划师、居民规划师及小小社区规划师的细分赋能对象和培育路径^[57]。(2)以社区花园节为代表的重大节事展示参与式社区更新及治理成果，催化社区多方力量基于公共意识在空间、思想、交流、体验、经济的综合发展。(3)借助全国社区花园设计营造竞赛与社区参与行动来建立外部协作与支持网络，催生全国层面以专业青年为代表的多元力量流向对社区规划和社区治理的支持事业。东明实践中提出的全过程公众参与培育举措已经在南宁、宜昌、信阳、乌鲁木齐等市域层面开展实践尝试。(4)通过数字赋能参与式治理，以灵岩南路区域作为参与式社区更新与治理服务平台的最新试点，以AR、元宇宙技术

表3
Tab. 3

国内空间领域社区治理关键词共被引聚类汇总分析
Co-citation clustering analysi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in domestic spatial research field

类别	聚类名称	S值	主要关键词
范围	公共空间	0.912	公共空间；城市社区；空间正义；回迁社区；公共领域
	城市更新	0.904	城市更新；城市治理；社区更新；老龄化；老旧小区改造
主体	公民参与	0.984	公民参与；德国；新合作注意；治理；秩序建构
范畴	影响因素	0.980	影响因素；政治空间；运转逻辑；老年群体；社区治理
机制	空间生产	0.872	空间生产；空间；互动关系；业委会；基层社区治理+

等实现实体与数字空间的交汇拓展，通过社区参与与地图等功能集成，扩大参与协同，最终实现社区空间与治理的精细化和智慧化。

3 风景园林视角下社区治理未来发展思考

风景园林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强调以人为本，立足自然生发的参与式社区规划为实践载体，开展共建共治。2020年上海市推进的《关于落实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指导意见》指出社区规划师、基层居民、社会组织是参与式社区规划的三大主体。从创智农园的空间治理为起点，到东明实践街道层面的系统性培育生发，实现的是社区治理从“组织架构与内容实施”二元探索向“完善组织架构，衔接管理体制”全方位发展的进步。参与式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框架已基本成型，并在实践中得到有效验证。社区规划师制度作为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代表性制度，在上海经历5年实践后为微更新空间治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认为，当下空间治理领域在形成多元参与共治的共识之上，还需要从“平台-技术-反馈”维度全过程全方位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因此，结合团队实践经验，本研究提出从在地组织培育、数字赋能社区治理及治理共同体意识培育三方面保障社区治理的高效协同及可持续发展。

3.1 在地组织培育——政府引导与多方合作沟通平台

当前社区治理以多元主体参与共治模式为建设目标，亟须链接角色作为政府、公众、社会组织及专业力量的桥梁。在地社会组织由于具备地域性、内生的可持续性、外部资源调动等优势成为培育的关键。对公众参与者而言，在地组织包含具有相应能力的专职人员，直接对接居民的需求和问题，成为公众代表与发声窗口，及时、充分解决社区矛盾，衔接社区规划师等角色，挖掘社区资源、发挥供需匹配优势。此外借助在地组织搭建的平台，居民可以直接且全过程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规划和管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自治与民主参与。最终达成增强社区凝聚力、以良性社会关系推动社区共同体形成的目的。对街道管理层面而言，在地组织的形成与运行能为社区治理双向沟通衔接之下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目前，东明覆盖社区、街区更新与治理的2个在地组织



图5 创智片区睦邻门实验1.0-4.0版本演化(5-1 4.0物业和居民自发营建的小花园落地；5-2 3.0睦邻门在各方支持下完成更新；5-3 2.0睦邻门成功打开；5-4 1.0居民绘制开门愿景)
Fig. 5 Evolution of "Mulin Gate" experiment in knowledge & innovation district - version 1.0-4.0
Fig. 5-1 4.0 - The community garden constructed by property staff and residents spontaneously
Fig. 5-2 3.0 - "Mulin Gate" completed spatial update with multi-support
Fig. 5-3 2.0 - "Mulin Gate" opened successfully
Fig. 5-4 1.0 - residents drawing a vision for gate-opening
图6 东明实践发展脉络图
Fig. 6 Evolution of Dongming Subdistrict Practice

已经实现自主运营，成为推动社区治理的关键环节^[69]，有助于探索基于我国特色的多方参与空间治理机制。

3.2 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

在国家智慧治理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数字赋能社区治理成为必然，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一方面治理者可以更高效地收集、分析和利用社区数据，实现对社区的精准管理和决策，促进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提高社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数字治理可以拓展社区治理的参与途径，活化激励形式，提升居民反馈问题、表达意见、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与便捷性^[70]，降低自下而

上参与门槛的同时培养主体的内生动力。

团队研究以参与式社区规划和15分钟生活圈建设为指导，探索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架构体系(图7)。机制从组织与技术要素双向考虑，借助参与式社区规划“五共”的机制闭环梳理数字赋能社区治理的应用场景。通过“现实层”“虚拟层”和虚实结合的“数据层”对数字技术成果进行归类。最终得出社区治理与数字技术有望在“社区信息交互平台”“社区提案系统”“元宇宙社区建设”与“社区激励系统”等几个版块融合发展，最终构建集成治理、数字与空间资源的社区参与式数字平台实验，实现数字赋能下的社区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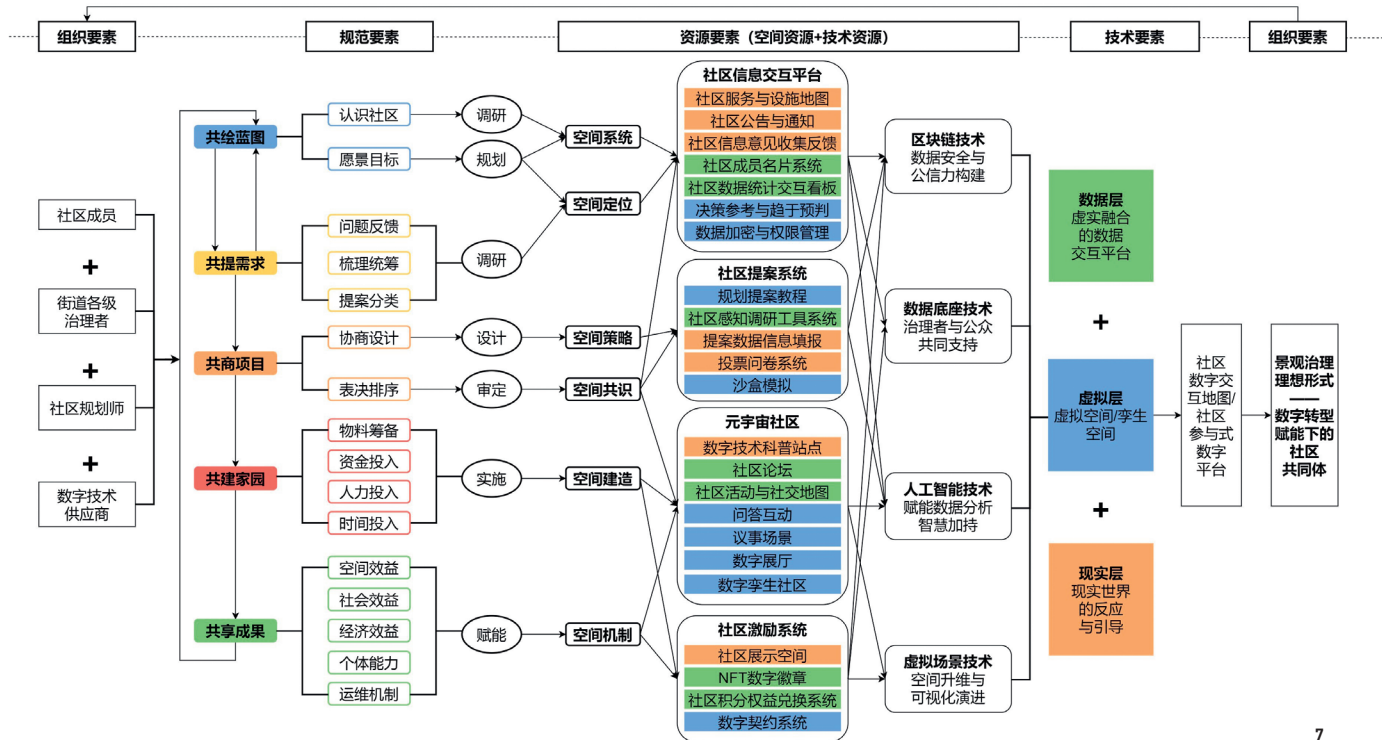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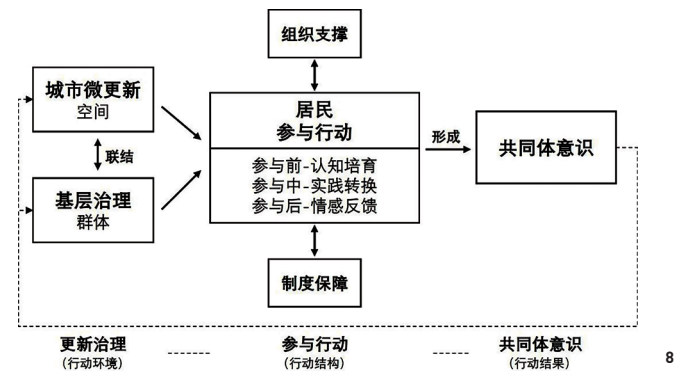


图7 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架构体系
Fig. 7 Path mechanism and architectur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social governance
图8 参与行动促共同体意识形成框架
Fig. 8 Framework for participatory action to foster community awareness

3.3 治理共同体及其意识培育——治理成效检验标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而当下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面临多种诸如组织制度难以落实、居民行动被动、内容空心等问题，需要从根源上培育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4]。共同体意识强调社区居民之间的营造共识、共同价值观及共同目标意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可以促进社区居民公共事务的参与，加强社区凝聚力及认同感，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是开展社区治理建设、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重要前提。笔者团队结合已有参与式微更新与社区规划实践，构建“更新治理-参与行动-共同体意识”分析框架(图8)，从城市微更新的空间维度出发，通过居民的全过程参与行动，强化居民的认知培育、实践转换和情感沉淀，以东明实践全过程促进社区规划与社区治理力量生发，推进居民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1]。当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的探索仍在进行中，未来仍需在实践研究中进一步把握影响参与、意识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并基于此建立有效的参与路径与反馈机制，增强共



同体意识反馈支持社区治理的可持续性。

总的来说，城市微更新是社会治理创新、顺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城市空间存量更新变革的重要载体。未来的社区治理发展通过践行在地组织孵化、智慧技术植入、共同体意识培育等手段，可以更有效促使公众作为主体真正参与到空间更新与社会治理发展进程中。通过在地组织培育和加强社区居民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制度化方式建立有保障的支持体系。同时，智慧技术的植入可以提供更便捷、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决策平台，深化居民内部和向外的合作参与。在社区治理的未来发展中，通过立足微更新的空间实践载体，借助以上综合途径使居民形成共同体的认同感，从共同归属感发责任担当的使命感，从而实现包括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公共空间运维”和“社区治理”2个层面的长效持续与高质量发展，并终将通过实现人性的成长得以赓续并不断进化。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团队绘制或拍摄。

参考文献：

- [1] 刘悦来, 谢宛芸, 毛键源. 城市微更新中治理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 以社区花园为例[J]. 风景园林, 2023, 30(8): 20-26.
- [2] 陈友华, 夏梦凡. 社区治理现代化: 概念、问题与路径选择[J]. 学习与探索, 2020(6): 36-44.
- [3] 马宏, 应孔晋. 社区空间微更新 上海城市有机更新背景下社区营造路径的探索[J]. 时代建筑, 2016(4): 10-17.
- [4] 刘悦来, 谢宛芸. 共治的景观: 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街道参与式社区治理实践[J]. 园林, 2022, 39(8): 4-11.

[5] 刘悦来, 寇怀云.上海社区花园参与式空间微更新微治理策略探索[J].中国园林, 2019, 35(12): 5-11.

[6] 冯玲, 李志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 基于资源配置视角[J].人文杂志, 2003(1): 133-138.

[7] 吴晓林.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 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J].中国行政管理, 2019(7): 54-61.

[8] 薛冰.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转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1): 101-105.

[9] 徐雪梅.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组织结构与管理[J].社会科学辑刊, 2004(5): 58-60.

[10] 姜晓萍, 焦艳.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J].理论探讨, 2015(6): 139-143.

[11] 宋晓娟.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D].长春: 吉林大学, 2021.

[12] 卜万红.是走向社区自治还是建立社区治理结构: 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定位的思考[J].理论与改革, 2004(6): 58-61.

[13] 沈关宝.发展现代社区的理性选择[J].探索与争鸣, 2000(3): 14-17.

[14] 刘安.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J].南京社会科学, 2006(1): 111-115.

[15] 葛天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J].中国民政, 2018(19): 24-26.

[16] 程述, 白庆华.网格技术启示及网格化城市管理机制研究[J].情报杂志, 2008(10): 56-59.

[17] 葛天任, 裴琳娜.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J].理论与改革, 2020(5): 85-96.

[18] 张锋.以智能化助推城市社区治理精细化研究: 基于上海杨浦区控江路街道的实证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3): 6-9.

[19] 吴晓林.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 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J].公共管理学报, 2012, 9(1): 28; 111-120.

[20] 朱仁显, 邬文英.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 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102-109.

[21] 甄峰, 孔宇.“人一技术—空间”一体的智慧城市规划框架[J].城市规划学刊, 2021(6): 45-52.

[22] 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0(2): 125-130.

[23] 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1): 135-140.

[24] 宗成峰.中国“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 挑战、趋势与模式[J].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10): 23-27; 46.

[25] 王海荣.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长春: 吉林大学, 2019.

[26] 何子张, 洪国城.基于“微更新”的老城区住房产权与规划策略研究: 以厦门老城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11): 51-56.

[27] 袁昕, 刘佳燕, 文爱平.后疫情时代的社区治理和社区规划[J].北京规划建设, 2020(5): 187-190.

[28] 王承慧.走向善治的社区微更新机制[J].规划师, 2018, 34(2): 5-10.

[29] 丁丁.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综述[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15, 16(2): 35-39.

[30] 边防, 吕斌.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 2018, 33(4): 93-102.

[31] 吴志强, 王凯, 陈韦, 等.“社区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创新思考”学术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 2020(3): 1-14.

[32] 曹志刚, 蔡思敏.公共性、公共空间与集体消费视野中的社区广场舞[J].城市问题, 2016(4): 96-103.

[33] 李海金.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空间: 特性、价值与限度——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 2016(6): 48-55; 160.

[34] 陈水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及其平衡[J].学术月刊, 2018, 50(5): 101-110.

[35] 张俊.缘于小区公共空间引发的邻里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以上海市83个小区为例[J].城市问题, 2018(3): 76-81.

[36] 董慧.公共空间: 基于空间正义的一种尝试性思考[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1(4): 12-14.

[37] 葛天任, 李强.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 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国家视角[J].城市规划学刊, 2022(1): 81-88.

[38] 徐建.社会排斥视角的城市更新与弱势群体[D].上海: 复旦大学, 2008.

[39] 景晓芬, 李世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排斥[J].城市问题, 2011(10): 9-14.

[40] 周云洁.中国大城市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沈阳市人民政府.规划60年: 成就与挑战: 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5城市交通规划).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7.

[41] 田莉, 王博伟, 欧阳伟, 等.外来与本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应的比较研究: 基于空间剥夺的视角[J].城市规划, 2017, 41(3): 77-83.

[42] 张京祥, 吴缚龙, 马润潮.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建立一种空间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J].城市规划, 2008, 32(6): 55-60.

[43] 庞娟, 段艳平.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与治理[J].城市问题, 2014(11): 79-85.

[44] 陈映芳.行动者的道德资源动员与中国社会兴起的逻辑[J].社会学研究, 2010, 25(4): 50-75; 244.

[45] 张庭伟.20世纪规划理论指导下的21世纪城市建设: 关于“第三代规划理论”的讨论[J].城市规划学刊, 2011(3): 1-7.

[46]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 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 2009, 24(2): 177-199; 245-246.

[47] 曹现强, 张保勇.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社会抗争及其治理[J].理论探讨, 2016(1): 136-140.

[48] 李南枢, 宋宗宇.数据邻避: 超大城市智慧建设的困局及应对[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4(4): 22-33; 56.

[49] 张勇, 何艳玲.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J].新视野, 2017(4): 84-91.

[50] 谢岳, 葛阳.大都市秩序治理中的国家基础权力[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25(3): 5-13.

[51] 李利文.中国城市空间的治理逻辑: 基于权力结构碎片化的理论视角[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0(3): 38-46.

[52] 庄立峰, 江德兴.城市治理的空间正义维度探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7(4): 45-49; 146.

[53] 彭勃.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J].社会科学, 2006(9): 74-81.

[54] 陈进华.中国城市风险化: 空间与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 2017(8): 43-60; 204-205.

[55] 刘悦来, 尹科变, 孙哲, 等.共治的景观: 上海社区花园公共空间更新与社会治理融合实验[J].建筑学报, 2022(3): 12-19.

[56] 刘佳燕, 邓翔宇.北京基层空间治理的创新实践: 责任规划师制度与社区规划行动策略[J].国际城市规划, 2021, 36(6): 40-47.

[57] 毛键源, 孙彤宇, 刘悦来, 等.公共空间治理下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研究[J].风景园林, 2021, 28(9): 31-35.

[58] 金云峰, 周艳, 吴钰宾.上海老旧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

路径探究[J].住宅科技, 2019, 39(6): 58-63.

[59] 阳建强, 陈月.1949—2019年中国城市更新的发展与回顾[J].城市规划, 2020, 44(2): 9-19; 31.

[60] 华霞虹, 庄慎.以设计促进公共日常生活空间的更新: 上海城市微更新实践综述[J].建筑学报, 2022(3): 1-11.

[61] 王雪竹.基层社会治理: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J].理论探索, 2020(2): 76-80.

[62] 方舒.协同治理视角下“三社联动”的实践反思与理论重构[J].甘肃社会科学, 2020(2): 157-164.

[63] 侯晓蕾.基于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北京老城区公共空间景观微更新: 以北京老城区微花园为例[J].中国园林, 2019, 35(12): 23-27.

[64] 刘悦来, 尹科变, 魏闻, 等.高密度中心城区社区花园实践探索: 以上海创智农园和百草园为例[J].风景园林, 2017, 24(9): 16-22.

[65] 邹华华, 于海.城市更新: 从空间生产到社区营造——以上海“创智农园”为例[J].新视野, 2017(6): 86-92.

[66] 郑露芳, 伍江.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 以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的上海新华路社区营造实践为例[J].新建筑, 2020(4): 81-85.

[67] 刘悦来, 谢宛芸.共治的景观系列参与式设计营造工作坊: 基于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景观教学模式融合探索[J].园林, 2022, 39(12): 86-92.

[68] Kou H Y, Zhang S C, Li W J, et al.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Garde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vestigating the Seeding Plan in Shanghai,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12): 6243.

[69] 刘悦来, 王嘉颖, 谢宛芸, 等.儿童参与式社区规划路径及策略框架探索: 以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为例[J].时代建筑, 2023(4): 69-75.

[70] 魏玺, 甄峰, 孔宇.社区智慧治理技术框架构建研究[J].规划师, 2023, 39(3): 20-26.

(编辑/金花)

作者简介:

刘悦来
1971年生/男/山东青岛人/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分实验中心主任/四叶草堂理事长/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景观规划设计、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景观管治与公众参与(上海 200092)

崔灵楠
2000年生/女/江苏南通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参与式社区规划与社区设计、空间治理数字转型(上海 200092)

谢宛芸
1998年生/女/广西柳州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参与式社区规划、基层治理共同体(上海 200092)

王奕辰
2000年生/男/上海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上海 200092)

王嘉颖
1999年生/女/广东中山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区营造与社区规划、街区共生模式(上海 200092)